

爲國精神猶人之不能無衣食。然絕食則僵，絕衣則困，絕學堂則奴而亡，而不爲相與有成。乃至用極暴手段，不顧禍患，付之一炬而後快乎？外國人之詆我者，非曰奴隸，則曰賤民。吾輩嘗聞而切齒，今其愚乃竟若此。又安足有自立之一日？殆長以賤民奴隸遺外人，以稱呼而已矣。哀哉！雖然，天下事待其禍起而重懲以戒之，不若及其未然而解釋之。今全國興學未及一二，頑固人士，方百計沮之而不得，督責稍嚴，而衝擊風潮，且因以起。蘇蜀號稱開通之地，猶尙如此，其他能無憂哉！特著論以爲愚妄者誅焉。

論江督易人之故 錄七月二十七日中外日報

天下之事，因果相生，無無故而然者。而況兩江閩浙二督之對調，此爲近日政治上之絕大變化。豈無蛛絲馬跡之故在乎？其間大可以供世人之研究者而論者不察，最下乘者乃較量於魏李二公之優劣，一較其將來政界上之同異如何，此真不通朝局去題萬里之說也。何以言之？案此次魏李對調，以湖南人易湖南人，卽知其於湖南人之社會絕無更變。而其二人之對調，皆於其箇人有關繫，而於吏治無關繫矣。至其關繫何在，亦可推而得之。夫對調之命，何以不下於鐵良未至之時，不下於鐵良已去之日，而適下於鐵良正在查辦製局時，則可知其關繫不出乎製造局也。如此，卽測得兩大定點：一爲必箇人之事，一爲必箇

人而與製局相關之事。得此二點。而於推論此事之前因後果。乃稍有把握焉。案製局之建設。本屬於北洋南洋兩大臣之權下。局雖設於南洋。而北洋大臣對該局之權限尤高。昔李文忠之在北洋也。不啻隱然爲各督撫之領袖。而即合督撫在天津構成第二之政府。各省之大政。除內治外。北洋大臣無不可干涉之。自文忠去位。仁和相國繼之。相國素執退讓主義。故其時北洋大臣之局面。爲之頓縮。仁和去。榮文忠來。榮文忠絕世之雄。固不難復李文忠之舊觀。而榮文忠之方針。則別有所在。絕不注此。故其時北洋局面。與仁和時無少異。榮文忠去。裕祿來。則土雞瓦狗。備陳設。供兒戲而已。非能於政界有所變動也。所以北洋大臣之權利。自李文忠後墮地者。且十年。至今襄城制府始奮起而欲恢復之。夫襄城之心。爲公爲私。復權之事。爲利爲害。此尙須俟他日大事定之。非今日所能淺測也。而就事論事。則南洋大臣之對製局。總須北洋大臣共之。而不能與兩湖總督共之。則事理之瞭然。而至易明者也。乃午帥耄昏。漠然不覺。至形現勢絀。始欲支吾敷衍。爲自救之策。亦復何及。以今日之勢觀之。製局之歸北方。已毫無疑義。惟瀏陽之至。恐其於南皮。亦必有極大之關繫。而非必能如鳥之相忘於山林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。總之今日之事。爲江鄂會議。製造局之結果。而此果又復爲因。以造未來之世界。波瀾萬頃。莫能窮其源委之所至矣。然而即以此一事論。

嚴說

二百二十

九月

之。而。其。流。弊。已。有。不。可。勝。言。者。何。也。襄。城。初。意。嫉。江。鄂。議。製。局。而。已。不。預。聞。而。已。未。有。他。也。自。口。口。等。利。用。之。而。有。中。央。集。權。之。說。自。口。口。等。利。用。之。而。有。抽。提。中。飽。之。說。則。皆。其。後。起。者。也。此。等。之。事。何。道。不。可。附。會。何。人。不。可。生。心。臆。魅。喜。人。利。於。暖。昧。乃。千。殊。萬。變。之。態。轉。而。不。窮。將。來。亡。國。敗。家。之。事。或。從。此。起。未。可。知。也。嗟。乎。吾。他。不。恨。但。恨。吾。國。之。陋。習。每。因。一。二。人。一。己。之。私。怨。而。釀。成。數。百。年。通。國。之。大。禍。經。千。百。年。而。此。習。不。改。果。誰。之。所。致。哉。